

等一会儿,风就来了

耿艳菊

沈从文说,我明白你会来,所以我等。盛夏的傍晚,阳光似微弱的晕黄的光亮,依旧热气难挡。我在公园的一处树林旁站定,后背上的衣服已经汗沔沔地湿了,黏糊糊地趴在身上,真不好受。也不过是从家到这里百米的距离,整个人就像从冷柜里提出的冰棍,要化掉了。家里太闷,出来寻凉风,头顶的树叶,端坐如虔诚打坐的圣僧,纹丝不动。坐下等。

对面的小山坡上,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拿着蝴蝶样的小风箏,一次次地抛起,又落下。摔下来的次数多了,蝴蝶的左翅膀似乎折了。他一边摇晃着扔风箏的手,一边扬起红扑扑的胖脸望着天空,气唧唧的。他的母亲,坐在我旁边的休息椅上,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
小男孩急得哭了,抱着风箏跑过来向妈妈求救。他的母亲很有耐心,拉他坐下,边给他擦汗边安慰他:“等一会儿,蝴蝶就能飞起来了。”

可是,风真的会来吗?

前面不远处的凉亭里,穿白色裙子的年轻女孩,手上托着一本打开的书,轻启朱唇,一脸浅笑。如今知道在书里乘凉的女孩如同凤毛麟角,不免觉得稀奇。女孩的手机,隔一会儿就要响一次。女孩也不烦,甚至露出了甜蜜的笑容。接听的速度也快,响一声,她就会迅速地拿起,“我知道。”“我不急。”“我等你。”女孩柔柔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,

时常与海相拥

晓 夏

我的家乡是一个海滨小城,一到夏天那片海域便有如磁盘一般,吸引着八方游客。

但夏天是什么时候到来的,好像不能准确到某一天。当外地牌照的车不断增多,大大小小的宾馆住满了人,饭店红红火火,通往海边的公交车延时收车,看到这些发生时,我就知道夏天真正来了,来得热烈而急切。

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着大海?我想去看海的人,大多数时候也是去看心中的那片海吧。当海天相接的深远铺陈眼前,再压抑的心胸都能豁然坦荡;当涌动的潮水一浪接一浪地抚平沙滩,再起伏的心潮都能归于平静;当通红的落日染红海面,再木讷的人也能感受到壮美……

在海边,我总是固执地认为,最美妙的绝不是纵身跃入大海,而是在海边漫步,用脚丫触碰细软的流沙,一圈圈涟漪涌过脚踝又退去。

哗啦哗啦,海浪冲击沙滩的声音在

每次都在这几句话里转来转去。

我想,女孩在等她的男友吧,心中凉沁沁的,十分甜蜜的。

忽然就想起了自己,像女孩一般年纪的时候,常常等他的情景。那时候,我们隔着一座城,他总会坐车来看我。那时还没有手机,只能跑到电话亭里事先约好。见面的地点在最繁华的商场北门,我总是会早早地去,怕他找不到我。

商场北门两端是阔大的花坛,右端的花坛里装着一个好看的喷泉,花坛的后面是一家书店。每次,我都要进去买一本书,然后坐在花坛边静静地翻开来看,心里泛着丝丝的甜。有时候,一本书差不多快看完了,抬头遥望他来的路,却不见熟悉的身影。心里竟也不急,也许堵车了呢。又看起了喷泉,一道道水花仿佛落在了心上,单纯纯净。

蓦地,肩上被轻拍了一下,猛转身,遇上他清亮的眼。我兴奋地跳起来。也真大胆呀,川流不息的街头,他一把抱起我旋转了几圈,甩落了一地脆声声的笑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,小男孩拉着风筝的线欢呼着跑向对面的山坡,折翅的紫色蝴蝶慢慢地飞起来了。白衣女孩怀里抱着一大捧玫瑰花,一个高大明朗的男孩温柔地揽着她的肩,两人向远处走去。我后背上阵阵的凉,湿了的衣服也没那么讨厌了。

我们的“风”都等来了。

夏天的记忆

夏天,艳阳高照,回响着少年时的蝉鸣,也有暴雨,不时激起草木的气息。而更久久不去的,是记忆吧。每个人的心中,都会有那么一个夏天,这记忆里有微风,有花枝,有鲜甜的水果,有锄与泥土相碰带来的震动,还有反复冲刷着沙滩的海水,那种声音又坚定又温柔。是的,那一个夏天,比哪一年的都更悠长。



说莲

孟祖平

廉明的官员。

荷花之莲子,在古代也有独特寓意,“莲”与“怜”的谐音,有爱恋之寓意,古诗《西洲曲》:“低头弄莲子,莲子清如水。置莲怀袖中,莲心彻底红。”“莲子”谐音“怜子”,“清”谐音“情”,语意双关,将少女的悠悠情思,形象地传达出来,含蓄婉转,余韵不绝。看取莲花净,应知不染心。莲花,在古希腊、古罗马时期,就有“水中女神”的美誉,被视为圣洁、美丽的化身。莲花在中华历史也十分悠久,早在上古时期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中被称为“苕碧”,这种古老的野生睡莲,据清代《云南通志》记载,花似荷花,鲜嫩叶子可煮食,类似江南的莼菜,味道鲜美。

在先秦时,有一种睡莲,称为“苹”,也叫“大苹”,花开夏秋之季,花开之时,多为白色,浮于水面,洁白无瑕。春季,叶浮水面,极其鲜嫩,是古人采摘的野菜。

在《诗经》之《国风·召南·采苹》中,有女子采摘苹和藻的诗句。周朝时,女子初夏出嫁前有一种习俗,要采鲜嫩的苹草和藻草以祀祖先,藻在古代是可食用的野菜。

在古代,苹与藻常合称为“苹藻”,有独特的文化寓意,苹谐音平,有“平安”之寓意;藻谐音早,有“早生贵子”之寓意。藻,据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解释,是“乃水草之有纹者,洁淨如澡浴,故谓之藻”;藻,生于人迹罕至之清澈溪涧,常用于比喻淡泊、高洁的雅士。自汉代以后,藻还有文采的象征寓意。

盛夏,江南水乡一带,茭菜叶圆如荷,喜浮水面,叶面有刺,如菱角附体,茭有纹络,曲折婉约;其花开初夏,形似睡莲,紫色花朵,伸出水面,亭亭玉立,尤为美丽。

记得小时候,奶奶常将茭菜之嫩叶和花柄剥去皮后,将其切碎,加少许盐,做成凉拌菜,入口脆爽,咀嚼起来,唇齿间会有丝丝清甜。



看看书,挖挖地

叶志勇

那年,从宿舍里把棉被拎出来,肩上扛着沉重的木箱,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。高考结束了,学习告一段落,就休息吧。

院子里静悄悄的,我在卧室里打开箱子,满满的一箱书散发出清芬的书香。父亲读书不多,但不反对我买书,只是说,钱都去买书了,生活就苦了。虽是叹息,却很欣慰。

我在书桌前坐下,看那些看了多遍的书,或来不及看完的书。一个个文字精灵似地跳动,在炎热的夏日扇动着美丽的翅膀,让枯燥的上午或下午风生水起。记得《牛虻》一书在夜以继日的阅读中,渐读渐薄。牛虻的命运揪住了我的心,对改造世界的狂热,对爱情的纠结,似乎在一瞬间充盈着我的心房。

我想了想,对父亲说,我想挖菜地。父亲在向阳的坡地上,辟了一处菜地,大约六七十平方米。那里土地贫瘠

坚硬,一锄头下去,身体就一震,要不锄头就卡在地中。

我很佩服父亲,这样的土地里竟能生长出青绿的菜蔬,结出硕大的南瓜与冬瓜。于是在很长的日子里,我在这片菜地里辛苦地劳作着,希望在执着中打造自己生活的韧度,不惧风雨,不畏烈日。

夜晚,在渐渐凉爽的屋子里,又手捧书本,沉浸其中。未来未明,但人总是要静下来。

从学校拿回高考成绩分数条,我在菜地上找到了父亲。父亲问我怎么样,神色很是慎重。我至今还记得那时情景。我沉声说道,没考上。父亲拔草的手一抖,停了一会,他说,不要紧,再考。我不忍再骗他,马上对他说,考上了。他抬起头,看着我笑了。

那个暑假,波澜不惊,平淡无奇。但我却时常想起。有时就想,看看书,挖挖地,这是多么质朴而又快乐的事。

爸爸的花落了

王传珍

段上坡路,妈妈喊我起来帮忙。我说:“真难闻。”

妈妈说:“没有大粪臭,哪来五谷香。”爸爸在前面双脚踏地,肩上套着的帆布拉带绷成了直线。我赶紧用力推,希望能让那根细直的带子弯一点儿。

我在门口等爸爸和妈妈回来。天色渐渐明亮,远处的田野,早起劳作的人来来往往,我总能认出哪个是爸爸。楝树紫色的花开了谢了,楝树叶子也有香气,和着清晨洁净的味道,真好啊。我坐在门槛上,头枕着膝盖,打起了盹……

我们长大了。爸爸生病了。爸爸休养了一段时间,继续去上班。有天带回来一盆兰花,他对我说:“这盆花养好了,爸爸的身体就会好了。”

兰花长得很好,但是爸爸又不能去上班了。他躺在床上,妈妈和姑姑一直陪在身边。爸爸也不和我说话,关于兰花的事,似乎忘记了。有一天,爸爸的床边只剩我一个人,爸爸也不看我,眼睛看向不远处,好像那里有吸引他的东西。他说:

“以后爸爸不能照顾你了,你要照顾好自己。”

爸爸这时候还把我当小孩子!我忍住眼泪,用力点了点头。我拉着爸爸的手,我们两个都哭了。

夏天来了,爸爸走了。兰花也在不久后凋落了。

山乡菜瓜鲜

宁 白

常听人说,城郊的“农家乐”,因为城里人蜂拥而至,地里的菜、棚里的鸡,供应不上了,“农家乐”的老板娘,只能骑着电瓶车,去镇上的农贸市场采买。

城里人便往更深的大山里去。山场中的农家,自种菜蔬、自养鸡鸭,端出的菜,依然有乡村的简朴。

那年夏日,去山里避暑,小村庄坐落于海拔800米之上。一早,在山道上散步,就看到坡地上长着油绿的青菜、鲜嫩的黄瓜、紫亮的茄子、浅青的长豇豆。鸡鸭的鸣叫声穿过菜地隐隐地传来。

我们住的这家,男主人在外打工,媳妇当老板娘兼着厨师,婆婆专管种果菜、养鸡鸭。请了两个村妇临时帮忙。

每天最早在院子里忙碌的是婆婆。她去菜地摘来黄瓜、茄子、南瓜、青菜、长豇豆,新鲜得魂儿未散,两小时后,就摆上了我们午饭的餐桌。

炒青菜的新嫩,自不用说,没有一丝塞牙的筋筋吊吊;也不用说酱爆茄子到了嘴里,茄子的皮和肉已融为一体,成了一团糊状的茄酱。最没想到的是那一盘蒸南瓜,竟然可以轻轻剥掉紧贴绿皮的一层薄如蝉翼的透明的衣,咬上一口,皮粉肉糯,舌齿搅拌出香与甜。婆婆说,这是他们家去年才种的新品种。

有一天早饭后,我随婆婆去地里摘小番茄,钻进菜地,看到一排排一人高的棚架,搭得又结实又漂亮。小番茄如葡萄大小,挂满棚架。她说,你边摘边吃,那才叫新鲜,这小番茄的种子,是每年来避暑的那个教授送我们的,村里独一份。回来路上,婆婆向邻居大嫂们炫耀竹篮里的小番茄,抓出一把送她们品尝。

到家,她挑出熟透了的,装满一大盘,招呼大家赶紧过去吃。

早上,我们走进餐厅,就看见婆婆笑眯眯地坐在圆桌边,陪着喝酒的老公吃早饭。一碗南瓜面疙瘩,吃得正香,比我们少了鸡蛋、发糕和四碟小菜。老公双手肿得圆鼓,干不了活,一日三餐仍喝着自酿的白酒,见人,醺醺然地笑着。

过来避暑的老男人们,天天吃着鲜

嫩的蔬菜,叨叨着高山蔬菜养习了自己的嘴巴,十几天下来,胃里却有点犯潮了。

第二天早晨5点多,天刚亮,有卖肉的汽车开到了院子里。住在三楼的大嫂听闻,立即去楼下,在汽车边,指着那一扇冒着热气的猪身,让屠夫切下一大块五花肉。中餐时,男人们摊起一片片肥瘦相间的白切肉,在拌了蒜泥的酱油里一蘸,送入了嘴里。叫好声一片:真香啊,肥的更香!山里的猪肉就是新鲜!大嫂看着、听着,只是温和地笑,好像自己掏的钱值了,说:晚上还有。

山顶的夜晚,院子里山风微拂。月光下,大家闲坐聊天,一聊,就又扯到了吃。食谓天性,闲说喋喋:那土豆有甜味,小番薯又甜又粉;中午吃的豆腐,闻着有柴灶味,一入口,就知道是石磨豆腐;那盘蒜泥炒野芝麻叶,多嫩啊,吃了个精光;有这样新鲜的菜,我都能当厨师了!

和我们一起聊天的那个帮工,大家都喜欢他的天性喜乐、干活认真。这时她却说,这么多好吃的东西,你们就留在这里吧,我天天给你们摘新鲜的。围坐一圈的城里人,听了,呵呵一笑,不响了。

只有一位大姐说,要带她回杭州家里做住家保姆。她笑着回答:我还欠着盖房子的债呢,去不了,回自己村里后,要多干活,多挣钱,还债。她的眼神里,看不出一点儿债如山压的惶急。

山里人沉得住气。他们是吃着山林野地中最鲜活的食物长大的,山野之气,滋养了他们。他们淳朴、真实、接地气,处世的方式简单却有效。

我想起,一位平时不善言辞的男人,在喝了几杯酒后,曾对我感慨地说:这样的女人,内心坚强,过日子,有了她们,一个家就被撑牢了。

天渐渐转凉,我们这个避暑小团队要回家了。前一天下午,婆婆见到我说,明年夏天你们再过来,我把菜地管好了等你们。一边说一边转身去了坡地;我去鸭棚抓个鸭子,晚上给你们上个全鸭煲,送送你们。